雅基比穗的故事（ヤキピスイの物語）

■ 雅基・比穗／口述、中村平／整理

比穗・雅武奶奶（雅基・比穢・雅武）是 82 歲的老婦人。她居住在台灣東北部山地的南山村。南山一帶的居民自稱爲泰雅（Tayal）。比穗目前和么女一家五口住在一起。稍早時，她每天都會到菜園去栽種大白菜或香菜。現在雖然不能像以前那麼辛苦工作，但偶而也會去種種菜。筆者就請雅基・比穗用日語談談日本和泰雅族的關係，故話題有意以此爲中心逐步展開。不過，對於雅基・比穗來講，戰後的基督教信仰是件大事，因此這個主題就成爲後半段的談話中心。以下，筆者開始將雅基・比穗的故事介紹給大家。

一、我的祖父母與父母

我的祖父叫做 Kawi Pariak。關於 Kawi 我還記得他的葬禮。祖父出殯時把女人的頭髮也葬在一起，也做了三塊餅乾一起埋在墓中。他是葬在日本人指定墳墓（註 1）的第一人。葬禮在祖父去世的第二天舉行，而葬禮隔天，我們就已經到田裡工作去了。

Kawil 體格魁偉，常出去獵人頭。這可是壞的習慣。他曾經獵過 3 名平地人的頭。從前馘首回來，是很偉大、很出名的（註 2）。被認定爲勇敢的人，就是山上的男人，會下山去砍平地人的頭。（**中村：爸爸的時候呢？**）沒有了，那時候日本人已經禁止了嘛！日本時代我們只是跟花蓮港死對頭。馘首的習慣在爸爸 Yabu Kawil 時已經沒有了。從人頭上剪下來的頭髮，女人的頭髮，我曾經看過。（**中村：女人的頭也要獵嗎？**）那當然，男女是不分的，好可憐阿，這是壞習慣。所以日本人很照顧，他們把壞習慣改了，好可憐！從前，獵首回來都會慶祝一番。把人頭高掛起來，下面放置要喝的酒，所以血會滴在酒裡面。這只是聽說的，我是沒有看過。父親 Yabu 告訴我以前這種作法很不好。他雖然不懂日語，但會知

道那些是壞習慣。還有蓄意欺負別人也是，而且對於神的存在也會非常了解，他是常常這麼說的。（**中村：那麼跟 Yawi 跟 Yabu 的想法就不一樣嗎？**）不一樣，他們的想法不同。我父親說，自從日本人來照顧我們，大家才能安心工作。從前我們到處都有敵人，花蓮港（花蓮）不是來了泰雅族嗎？所以這就不妙（不好）了。我爸爸說日本人的作法最好，因爲可以安心去工作。據我父親說，敵人從花蓮來過一次，只帶回被馘下來的頭。當我們在名叫 sipe 一個平坦的地方工作時，大概 12 點左右，大家正在小屋裡的時候，有幾個（花蓮港人）衝進來，殺害了兩個人（註 3）。雖然馬上追了，但沒有追上，頭也沒有馘去。（**中村：爲什麼從老遠的地方特地跑來？**）敵人嘛，是爲了出自己的名而來的。埤亞南（今南山村）的人會到天送埤，但沒聽說到過花蓮。我父親就說，不行嘛，那是壞習慣。還是日本照顧好，我父親看了日本人的照顧方法後，便改變了想法。從前真是太危險了，工作的時候都緊張得無法安心下來。

Kawil 之前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了。從前的生活簡直像野獸，根本沒有文字。最古早是把死的人埋在床下，但日本人來之後，就告訴我們葬在別處。現在的墳墓在上部落（註 4），以前的墳墓在下部落，現在已經變成田地了。

從前，馬諾源平台那裡曾經有部落，我媽媽就是從那裡來的。（馬諾源的人）很少聽過日本人的事，所以警察就強迫他們遷到碼崙（今大同鄉樂水村）來住。之後馬諾源就成爲四季村（鄰接部落）的田地了。媽媽的兄弟姊妹都住在馬諾源。（**中村：那麼媽媽的父母呢？**）不知道，記不得了。

爸爸和媽媽算是晚婚。媽媽大概 30 歲，而爸爸是 35 歲。隔壁的阿姨說，早婚、晚婚都是人的命運。我的弟弟和妹妹兩人，大概在兩歲時死了，弟弟是 Tahos、妹妹是 Yayuc。留下姊姊 Ciwas 和我。

（**中村：從前有沒有做生日？**）媽媽他們是沒記得，到了我們以後才知道的。爸爸他們是沒有做生日，日本人教了之後才知道。爸爸和媽媽沒有受過教育，他們就說「要先工作」，只要有食物就好。現在想起來，爸爸真是傻。（**中村：那麼妳的生日做了什麼？**）特別是爸爸會喝酒，還殺了雞來吃。只是這一些，其實什

麼也沒有做。

爸爸說，從前荷蘭人來過台灣（註 5）。古時候的人不知道自己的年齡，是日本人來了之後才告訴我們的。

二、童年時代有關教育所的事情

（小時後）星期日要去菜圃（註 6），是爸爸帶我們去，像今天這樣淘氣（笑）（註 7），從前是走路去的（註 8）。媽媽夜裡要織麻布，白天去菜圃，晚上還要織布。不是點油燈就是點蠟燭。在此之前是燒火或是柴油，這會使家裡髒黑，燻得屋內黑漆漆。家裡也有油燈。「火把晃到大都會♪♪（註 9）。平地更有了電燈。早上 4、5 點鐘起床。也有人更早起來。

小孩子的時候，白天要跟父母去菜圃。日本來了之後就開始有了拍球遊戲。女孩子和女孩子一起玩，有時也會跟男孩子玩。（**中村：從前沒有足夠的食物，爲什麼小孩子會這麼健康？**）有醫生啊！沒有錢也會免費診察，藥是天皇陛下送來賜給我們的。

（**中村：教育所**〔註 10〕**的科目有哪些？**）1、2 年級是片假名，3 年級是平假名，漢字也很少。現在是學漢字，只有漢字。1 年級是松本老師和大森老師，那時有轉調老師。3 年級起就會一點日語，而 4 年級到 5、6 年級就完全會說。老師只用日語教書，自然就會記起來。其實擔任導師的岡山警察原來就會說山地話，他會叫「雅伯雅伯」（指 Yabu Kawil），其餘的學校老師都不懂（山地話）。

從前（指日本統治時期），如果說山地話是要受罰的。例如罰掃除，有的人要罰跪，會跪很久。學校裡更不能說山地話。回到家裡必須做背書的功課。可是爸爸總是很生氣的說:「趕快去工作」。真是落伍的爸爸、媽媽。男人要去獵捕鹿、山羊、猴子或山豬；媽媽就種甘藷或芋頭。爸爸、媽媽都有刺青。從前有「蕃人」這句話，是不好的話。至於日本，因爲受過日本教育，所以很懷念。老師、警察，都好想念。有個警察叫吉良先生，是從九州來的。學校的老師，一、二年級是大森老師和松本老師，四年級是青志加老師、高村老師、石塚老師等人，石塚老師

可能是巡查。此外，還有黑田老師。畢業一年後，來了村山老師，還有代課的吉原老師。

學校的老師會賞人耳光的，還會罰打掃。（現在）我也會賞耳光，（孩子們）如果不注意，可能會變壞。Hayun（已故的丈夫）不太會處罰孩子。A-yong（孫子）從前拔了小雞羽毛弄死過牠，還是要注意，如果不及時注意，長大以後就會變壞。

那時候寫功課是使用石板、石筆，然後用擦子擦掉。要背 1 到 100。1、2 成績太差，3 年級起就很清楚了。歷史是 4 年級開始學。1 年級是國語和 1 到 1 千的數目，其餘是唱遊。（比穗教我唱歌）「夕陽紅、夕陽大紅小紅♪♪」，這是一年級時唱的歌。「我的手腳好健康，因爲我早起早睡常遊戲，因爲我不太愛吃甜點心♪♪」，這是二年級唱的歌。還有跳舞。1、2 年級偶而上半天，3、4 年級是整天，上午 8 點到下午 5 點。5、6 年級是上課半天，他們是農業科 1、2 年級。我們之前是叫做補習科 1、2 年級（註 11）。上午上課，下午農業，要種菜。也有水田，用牛犁田是男生的工作。老師會講很多很多的事情，算數、讀書，以及種菜。5、6 年級都做這些。肥料是人的糞便，一個糞便桶用竹棍子兩人挑。糞便是放久比較好，用生肥料菜會馬上枯乾。也有輪番看牛的，常見的有赤牛和白牛，5、6 年級很辛苦地去割茅草來供牛飼料。茅草是找野外自然長成的。牛隻是由日本人派出警丁從留茂安的養牛場遷來的，附近有養很多牛。日本人回去後，四季、南山、留茂安的人商量之後便宰殺來吃。赤牛、白牛和水牛不同。犁田是一人拉著鋤讓牛從後面犁，牛也會用來搬運石頭。

（**中村：有沒有修身課呢？**）你們將來成爲這樣這樣的人（的學習）。打瞌睡的人老師會丟粉筆。日本最有名的人物（乃木大將），在村子裡每天早起，勤去工作。老師教我們要勤勞。乃木大將是因爲母親辛苦教育才成偉人，我們常聽這些故事。古時候有人在下雪的寒天讀書，也有人藉螢火蟲的微光讀書。有很多故事都已經忘記了。沒有教科書，但有讀本。1 年級的讀本，2 年級的讀本。從 4 年級起就越來越難了。書是放在書桌裡面。想要用功時，爸、媽總是說別再讀

了。爸爸根本不了解。我們把謄寫版油印的東西帶回家，是老師油印，而我們也幫忙。

以前有「三代之恩」這句話，是指天皇、老師及父母之恩。〈教育勒語〉我也還記得。天長節的時候就像這樣（低頭）恭聽。明治天皇爲台灣人民吟唱的歌有：「吾民有如綠芳草，繁茂直上新高山，新高山麓吾民草，欣聞欣欣向榮中。」（註 12）我現在依然記得，這是明治天皇御製的。欣聞台灣的繁榮而吟唱的歌。

日本最高的山是新高山，第二是次高山，第四才是富士山，地理課時學過的。

學校每天都會升國旗。「我天皇的威光照耀千代，誠如小石長成巨岩，巨岩長滿綠苔」這樣唱。恭讀〈教育勒語〉時要默禱。「三國同盟」也是在學校裡學的。德國和義大利先輸，我就跟 Losin（同學）說，他們騙了日本。

Losin 常常得一等獎。從學校下課回家是按成績的順序。每次第一名都是 Habik。我嘛！我大概是第二名，有時就得第三名。日本的老師是會打孩子的，現在的學校不打孩子，所以出很多壞人，甚至於會搶銀行。

2 年級的時候我留級了，留級後才知道要重讀一遍。我是有不輸給別人的心。2 年級時跟 Habik 在一起。也有超齡入學的人，留級的也很多。在我之前，完全不會讀的就退學。但從我的時候起，教得很嚴格。你知道「留級」這句話嗎？現在的孩子常常考試，以前的人也是同樣。老師考試後，依照成績最好的決定第一名到第三名。

遊藝會時，我自己作文，自己朗讀，石塚老師摸我的頭誇獎我的作文好。我自己做歌呢！

學校也有遠足。撿一些杜鵑花回來，不是每年而是偶而。畢業旅行，即 6 年級時會去台北。一個星期去基隆或動物園等地方，由松羅的村山老師帶領。6 年級有青鹿老師、高村老師、石塚老師和七、八十名學生。四季的人數較多，有 1 百人以上；而留茂安較少，約三、四十名。這三個部落常常聚在一起。青年時也要訓練。松羅的村山老師在天送埤等候，而崙埤、松羅、梵梵、留茂安、四季的 6 年級學生都要去。從前寒溪是屬於蘇澳郡，但現在是屬於大同鄉。6 年級南

山有 11 名，四季 20 名，留茂安 6、7 名，還有碼崙等合起來有七、八十名。把遠足寫成作文，在學校舉辦的遊藝會上發表，讓大家都來聽。譬如說：「幾月幾日去過什麼地方。」我們也去看過馬戲團，是去羅東看的。

（教育所）畢業是 3 月，入學大概也是 3 月。畢業之前有考試，畢業時也有第一名、第二名。第一名是 Habik，但 Habik 畢業後並沒有進步，去別家入戶做養子，工作得好辛苦。

以前中午要回家，現在方便了，學校供午餐。回來了爸媽也不在家，只好吃剩餘的飯或是甘薯。（**中村：午休有多少時間？**）大約兩小時，11 點半休息，1 點半開始上課。家裡沒有鐘，學校是有的。會聽到鳥啼聲，12 點左右會報時。現在也會聽到，一種比鴆小的鳥。還有下雨時會叫的鳥。爸媽常說：「啊！鳥唱歌了，會遲到囉。」12 點的報時鳥是 pkugeh、psilok。有的是會模仿別人叫的長舌鳥，什麼鳥我忘了。如果看到 silik（鳥）走出道路（穿過路），我就會回家。5 點鐘是 psilok 和 kijula。（**中村：從前會不會留下來繼續工作？**）不會了，怕有危險，所以要回家。

12 點左右斑鳩會啼，一種叫做 Karniak 的鳥會記得時間，太不可思議了。3 點左右唱，5 點左右也唱。有時鐘的只有學校，其他也有敲鐘，青年團訓練的時候有吹喇叭報時。

日本人特別教育山地的人。如果平地人來山地就會被捕。平地人沒有錢就不能上學，可是山地人就完全免費。而且還給予上課簿子。

我的日本名字是山田フミ子。唉，我的寫字退步了（註 13）。名字是由擔任的警察命名。教育所是 8 歲入學，大約 14 歲畢業。這個名字是畢業一年之後參照山地名字的意思後命名的。

三、青年時代、青年團

學校畢業之後要加入女青年團。正式名稱是台灣青年團，年齡雖沒有規定，但最多到 30 歲左右。我生了司（長男）之後仍然要去訓練。只要日本人呼喚，

爲了國家，一天也要去訓練。團長的姊姊會發號口令：「立正，齊步走！」像男生般喊口令。順利的話 3 部落都集合起來訓練。操槍是由男人來訓練，也有跳團體舞。

〈青年綱領〉有「爲了維護公安……」、「隨時成爲好國民」、「興盛產業」、「注意衛生」等。其他還有〈青年手冊〉等很多，是由吉良部長和野中先生指導。吉良部長後來轉勤由野良部長接手。

青年團召集了年輕人，四季產業指導所的目留老師則教唱啦啦隊的歌。偶而也有夜間訓練。如果是每天的話，自己的事就不能做了。也有青年團的田圃，有時警察會毆打懶惰的人。也許這樣好，不嚴格就不聽話。「國語演習會」（註 14 和開遊藝會，有跳舞，也有唱歌。第一名到第三名有獎，獎品有毛巾或肥皂等。

國語演習會首先在埤亞南舉行，然後還會到四季、碼崙及寒溪去。碼崙是羅東郡、寒溪是蘇澳郡，都會來參加。這是我的青年時代。Losin 雖然特地到寒溪去，但沒獲得第一、第二名。我也遠到碼崙去，但沒有背好「皇大神宮」的科目。沒有辦法走到寒溪去。競賽的科目有很多。我們事先背謄寫版油印的內容，比賽時要抽籤，根本不知道會抽到什麼題目。好！停止！不能再背了。多背的人中獎的機會比較大。小孩子也有演習會，是在部落舉行。（**中村：去碼崙時住在哪裡？**）住在親戚家裡，也會帶同班同學去。

我們也去過博覽會。年長的人和頭目也一起去。我們在台灣神社前照過紀念照。警察當導遊，不然的話我們怎麼會知道呢？爸爸、媽媽，還有 10 名部落的人沒有去。還有，紀元 2600 年（昭和 15 年，1940）時，跟青年團一起去南澳。那時我 19 歲，姊姊 21 歲。女生參加接力賽和跳舞，姊姊跑得很快。Tori Simao 的哥哥（Ingusu）和嫂嫂要是沒有跌倒，一定是第一名了。Ingusu 在運動方面很棒，Ingusu 的太太本來是最先起跑，而姊姊是最後起跑，結果嫂嫂僅得第三名。

青年組的馬拉松，埤亞南得第一。參加的台北州文山、羅東、蘇澳各郡中，南山的 Hedu 得第一，第二是崙埤的人，第三的 Losin 也是南山，南山太有名了。

在台北舉行的爬山比賽，第一名是平地人。他們作弊（抄近路）。第一名應該是Hedu。當警察的野中先生正在等電話報告，原來是平地人抄近路。

也有相撲，警察人員很高興，因爲山地人太強，所以帶到平地的羅東去比賽。還有家事講習會，不學習則不會做家事。職員的太太們召集了女子青年教了很多，例如洗衣服、烹飪、縫紉。四重衣，腰布穿到小腿中間，衣服穿到膝下，上面還穿小披風，樣子很好看的。

支那事變（中日甲午戰爭）後就穿もんペ（蒙被，戰時的服裝），從那時起日本的衣物和布料都減少。之前還很多，不過もんペ穿起來比較方便。職員的太太會教我們裁縫，吉良部長的太太有縫紉機。

姐姐擔任女青年團團長，姊姊如果生病就由我代替。（**中村：有沒有薪水？**）給了我獎品。團長由負責的警察決定。頭腦好的會當團長。姊姊成績很好。我是副團長。

三個村集合起來訓練時，譬如說四季的表現最好，就會得獎品。那個叫什麼呢？（**中村：是不是優勝杯？**）嗯！它有分一等、二等、三等。慶典的時候也是。學校的獎品，一等獎是布料，三等獎是絲帶，第二獎品忘記了？（**中村：團長也有獎嗎？**）因爲有表現，所以警察也會給他一點獎品。

四、結婚

第一次結婚在 19 歲的時候，因爲家裡只有妹妹，所以 Amai 入贅爲養子（女婿）。結婚由爸媽安排。對方的媽媽喜歡我，結婚後了一年就生下司，而到司 2 歲時，我就跟 Amai 離婚了。還是由組合（註 15）的頭目調查。看看到底是誰壞、誰錯？錯的人就要罰豬（註 16）。後來，26 歲的時候，跟從日本（當高砂義勇隊而從戰地）回來的 Hayun 結婚。Hayan 小我 2 歲，這也是由爸爸、媽媽決定的。（以前）很少有戀愛結婚，是會被人家笑的。最好的是媒妁和養子（入贅），爸爸、媽媽的規則，是以媒妁爲標準的結婚。年輕時我很會工作，所以雖然長得不怎麼漂亮，但很多人喜歡我，對方的媽媽會喜歡我。Hayun 來我家是司 5 歲時，

Hayun 很疼司。Hayun 以前打過戰，他首先去台中受訓，然後被派遣到新加坡及馬尼拉等地。山地人去打戰，死傷比平地人少，Hayun 說戰爭時飛機不來，食物補給品也就沒有了，所以就要種甘薯。Hayun 的日本名是野本耕造，43 歲時喝了農藥死了(註 17)。我跟第二個丈夫之間的孩子現在只有一個，就是最後生的 Siac 而已，前面生的三個都死了。

（**中村：第一次的結婚是什麼情形呢？**）Amai 看上我之後告訴我爸爸，他的爸爸也喜歡我。（Amai）體格很健壯，但頭腦不好，講話沒有道理，並且跟我不同心。Amai 有點驕傲，Hayun 雖然話不多，但人很好，凡事都徵求我的意見，自己絕不胡做，而且後來也不喝酒了。我爸爸也說：「啊！你的命運真好」，因爲他什麼事都會幫忙。

爸爸喜歡男孩子，所以司出生時真的很高興，而且也不讓產後的我工作。產前是爲了運動而去田裡，是慢慢的動，因爲這樣可使分娩時的痛苦減輕。有父親的人可以好好休息，生產後吃稀飯，是吃小米稀飯，因爲甘薯太硬，所以不吃甘薯。陸稻是偶而，不是每天都吃水稻，因爲從稻搗成米太辛苦了。生司的時候爸爸就讓我多休息了一個月。司長得很可愛，因此警察的太太常把司抱到宿舍去。司是由 Upak 助產的，司的名字是吉良部長所命名的。（南山）助產士有 Upak Takun、Ili Simao、Yabun Dakun、Riduk Suyan（依前後順序）。（從前）產後可休息一個月，不工作。產前則要（去田裡），但工作可慢慢的，做少一點，（這樣的話）生產時才不會那麼痛苦。

Hayun 的孩子在 Siac 之前有一女二男，都夭折了。前面的女孩子兩歲時發生腹痛，那時沒有醫生；男孩子則是 3 歲的時候，那是 Hayun 的弟弟確實犯的失誤，可能是被摔落後腹部撞到石頭。我回家時發現他很安靜，平時看我回家他都會高興的纏著我。爲什麼這次是那麼平靜？後來到了 11 點左右，他就吐血死了。當時來賣「家庭藥」（家庭常備藥）的醫生便說：「啊！沒錯，是被撞擊的。」那個孩子跟他的爸爸像極了（註 18）。

五、日本時代的生活

埤亞南（南山）有兩個頭目，上部落和下部落各一名。我的蕃社戶數有 60 戶、人口 300 多名，以前人口太少了。gaga、組合上部落有兩三個，下部落有一個。Kotoh gaga（同一個 gaga）打獵回來會分送鹿肉給我們。爲什麼有 gaga 呢？如果有人犯了錯，例如姦淫，就要殺豬賠罪。（**中村：如果別的 gaga，男女間發生了問題呢？**）男生由男方的 gaga、女生由女方的 gaga 出來交涉。結婚時則由男生送女方豬。（**中村：別部落的 gaga 也一樣嗎？**）別的也是一樣。（**中村：那麼布農族呢？**〔註 19〕）泰雅族是泰雅族的 gaga，布農族我就不知道了。

我看過從從人頭上剪下來的頭髮，是有裝飾的女人頭髮，只剪下頭髮，頭則任它腐爛。從前也有那樣的 gaga。迷信。老師說：「壞習慣必須打破而改正。」我們沒有那種壞習慣。

從前的豬有放養的，肉很好吃。不過卻弄髒了部落，到處有豬糞，豬會認得飼主。豬肉的確好吃，另外還有鷄。山上（獵來）的肉也很新鮮，山上的肉是由組合來均分。組合的會員約有 20 名，傍晚時分，打獵回來的人會叫：「喂！要分肉了，趕快來集合阿！」每天吃新鮮肉來補充營養。（**中村：每天嗎？**）嗯！一個禮拜大概有一、二次吧。因爲有組合，所以常常吃得到肉。（**中村：跟現在比較起來如何？**）現在不是每天都有嗎？飯也每餐吃米飯，只要有錢，什麼都吃得到。

元旦，1 月 1 日，警察會喝酒並唱新年歌。我們也會唱歌、跳舞。

泰雅的祭典叫做 singato，日語叫做「粟祭」（アワ祭り）。收成完了我們就要過年（豐年祭）了，9 月到 10 月，日本人當然准許我們過 singato，而日本人也稱之爲「粟祭」呢。從 9 月 1 日開始連續打獵儲存醃肉，好好吃啊。上一次的肉（註 19）是飼養的豬肉，比那個還好吃（註 20）。從 8 月 1 日起連續打獵，到了最後的 4 天休息。這一個月中，女人則在家裡工作。

有祭拜活動時，大家會唱歌。我們有頭目，大家圍繞著酒暢飲、唱歌。和日

本的舞蹈不同，大家手牽著手。（**中村：唱什麼歌？**）我不太清楚。頭目高唱著「Karago♪♪」之後，其他人就會回唱「ehe…♪♪」。唱歌和跳舞，我們泰雅很差。看電視，布農和阿美都很棒，他們的頭目頭上插羽毛飾物。也有吹 rubu（口簧）的，無論 30 名或 20 名，都要跳。（**中村：那時候他們會戀愛嗎？**）少女和青年都會在一起，會互相「喜歡，喜歡」。有的會說：「嗯！那個女孩不錯」。然後，談情說愛或談論婚嫁。（然後）有的會去做養子（入贅），有的熱烈戀愛。所以，有時候會索取賠償。

（**中村：其他還有什麼泰雅儀式？**）也有感謝祭。收成完時每家每戶個別舉行，就好像拜拜（漢民族的）。把自家煮的飯中燒焦和剩餘的丟出外面，爸爸就以感謝的口吻說：「非常感謝今年的豐收……能夠健康的工作。」以這種心情去做，在 6 月跟 7 月間，但日期不一定，有的人早，有的人晚。

中元舞是日本的舞蹈，跟我們的感謝祭同樣要跳舞。8 月，是日本人來教。「互相喜歡的人」就談論婚姻入贅。還有青年團訓練時，也會有「相互喜歡」。

（**中村：以前田裡是種植什麼？**）甘薯、芋頭、粟（小米）、陸稻，這是古時候就有的。根據爸爸說，蔬菜、高麗菜、白菜、蘿蔔、花豆、玉蜀黍、馬鈴薯是從日本來的。

從前的田圃是水田，是要引水路來灌漑（註 21）。插秧的時候要「換工」，今天是這一家，明天是那一家的互相支援共同工作。

這個石砌牆是日本人教我們的。日本人走了之後水田就廢除。從前是從那裡引水過來的，但大水來了馬上就壞掉。日本時代是總動員修復。（**中村：日本人回去後有沒有再修復？**）沒有（註 22）。以前我們持有 3 分地，因爲我先生（Amai）去當兵，大家就來幫忙除去田裡的石塊。

從前的山地人無知，日本人就教我們很多知識，也受他們的照顧。理蕃課的人、知事也會來，知事是坐轎來，大家都出來迎接。

石塚老師說：「十年之後。泰雅的語言會從空中消失。」

警察告訴我們霧社事件。有的日本人說：「（叛亂的人）全部殺掉。」但有的

人說，好的人不要殺，要留活口。

家裡有神棚，神社設在四季。四季的神社奉祀著天照大神，每逢祭祀，如紀元節、天長節或運動會時，都要去四季參拜。運動會是在四季舉行，三個部落都會集合起來。

（**中村：從前，土地是怎麼分配的？**）水田是由日本人，由警察來決定。勤勞的人士多（分得比較多）。山上的旱田本來就是我們的，光復後便平均分配，由鄉公所派人來督導。平分之前，也有人向欠錢的人收購。Hayun 因爲是養子，所以沒有土地。

爸爸在櫻花開的時候播種小米，收穫是 8 月。爸爸雖然不知道 8 月，不過看草、看花開，就能看出季節，他看了櫻花就播下小米。山櫻 2、3 月盛開，顏色鮮紅，現在已經不多見了。台灣的櫻花跟內地的櫻花（註 23）不同，這裡是滿枝的小花，日本的老師種植的，因爲埤亞南的氣候和日本相同（註 24），日本的櫻花是 4 月盛開。

肥皂從前是媽媽去山上採的。有一種是洗頭用的，用石頭敲破樹根部取其枝液，可把頭洗得很滑潤，叫做 kgmi，現在我仍舊找得到。把樹根切割下來製作，簡直跟肥皂一樣。洗衣服的是另外一種，叫 bahok 的草，這是從前媽媽那個時代的情形，我們的時代就不一樣（肥皂是日本人帶來的）。

從前，孩子是很少生病的。從前也很少洗衣服，只有受過日本教育的人會洗衣。除根是男人的工作，女人則要整地，媽媽便準備種甘藷。那個時代也感到很滿足，但還是現在比較好。

爸爸、媽媽有時會去碼崙玩，12 點鐘左右在留茂安吃中餐的便當，快的話 2 點鐘就到土場，再走 2 小時就到碼崙。碼崙有水田，可以挑 30—40 斤的米回來。（**中村：埤亞南也耕種嗎？**）米是珍貴的糧食，親戚會無條件給我們，不必以物易物。他們最需要的是油柴，用來燒火。現在山林課是禁伐，違者會被捕送辦。

（**中村：你們怎麼賺錢呢？**）如果搬運行李或其他東西，警察就會給錢。叫青年們搬運，我也做過。爸爸則靠賣山鹿、鹿鞭、鹿角來賺錢，拿到平地去可賣

高價錢。爸爸一個人會走到羅東去。鹿鞭是鹿的生殖器，平地人會拿去當藥。爸爸很有錢，但不知道用法。他儲蓄起來大約有 5 百塊。吉良部長則儲蓄 3 千塊，都是富翁，但日本戰敗後就變成廢紙了。四季有購買（即販賣部），日本人在購買處買了米之後，就雇人運到部落。要給工錢，因此學生會賺到錢，而老師則買一些學生的衣服。

（**中村：日本人回去時，爸爸怎麼說？**）還是會懷念阿，不過他說好像被遺棄在台灣。

六、入信基督教

（**中村：今天想要聽妳說有關基督教的事情。**）好，好。第一次是美國（來的牧師）。是我那裡，我下部落的家，有時候住兩天，有時候一個禮拜才回去。從土場走路來，是老公公和老阿婆，Golon 牧師和他的太太。

（**中村：最先來的是 Golon 牧師嗎？**）對，Golon 牧師是美國人。（**中村：最先去留茂安嗎？**）沒有去留茂安，是直接來埤亞南，到我們的地方，那一次是住了兩天才回去。（**中村：請問還要去沙拉茂奧**〔今梨山〕**嗎？**）不，不去，只到這裡，沙拉茂奧是沙拉茂奧，不是從台中那邊來的嗎？（**中村：Golon 牧師首先要做什麼？**）還是《聖經》啊。（**中村：Golon 牧師懂得山地話嗎？**）傳道士會翻譯啊，會跟著來。泰雅的傳道士會和牧師一起來。女的傳道士也來過，她是美國的白小姐。（**中村：可是泰雅的牧師是哪裡人？**）是從碧侯來的。Beho Wilan，她的孩子都做了牧師。我從前一開始就當婦女會長，當了婦女會長能獲得大家的信賴，所以大家就選比較聰明的女人當婦女會長。日本人回去了以後，此地的警察就不准日本的《聖經》。不過我們會偷偷的把《聖經》藏起來。（**中村：最先來的是日文的《聖經》嗎？**）對，我帶著。不過也有中文的《聖經》，所以就不需翻譯。傳道士首先還是會記得中國話，所以這裡是日語，而這裡是中國話，因為我們不懂中國話，所以兩邊都要翻譯。至於唱聖歌，無論是中國話、日語，甚至於朝鮮（韓國）的人也都是一樣。我好難為情。美國人飯吃得很少，所以不要盛

太大碗，要慢慢吃。飯後水果是一根香蕉。Golon 牧師每天早上都用刮鬍刀刮自己的鬍子。

（**中村：現在的婦女會和以前的女青年團一樣嗎？**）一樣。日本回去後我們馬上入信基督教。我們不是有日語的《聖經》嗎，所以日本人回去後就用這個《聖經》。對我們來講是好懷念，所以信《聖經》反而對我們是好的。（**中村：那時候的《聖經》是 Golon 牧師帶來的嗎？**）嗯，帶來很多《聖經》，帶《聖經》和聖詩。（**中村：剛開始是怎麼樣？還是用背的嗎？**）對，還是背著，是傳道士一起帶來的，傳道士或者是牧師。牧師很簡單啊！會背（挑）《聖經》呢！（**中村：從前的婦女會是什麼時候開始有的？**）所以一開始就信仰了。婦女會會選呢！對於神的信仰，一開始就有，就要決定婦女會、婦女會長。婦女會要開會時，婦女會長就負責來做禮拜說教。沒有讀《聖經》，是不能隨便說教的。《聖經》也要用心去讀，不能憑空去說教啊！因爲那是上帝所說的話，所以要常常去受講習。（**中村：婦女會是自己組織的嗎？**）嗯，嗯。（**中村：還是牧師去組織的？**）牧師、傳道士、長老、婦女會長都有。（**中村：婦女會長是比穗女士妳開始就當的嗎？擔任了幾年？**）嗯，很久。現在婦女會長是每年都改選。我和我下面的人當了很久。（**中村：下面的人是誰？**）是那位高阿旺，即 Losin 的太太。（**中村：Golon 之後的牧師是誰？**）不，Golon 牧師常住在羅東。羅東的陳牧師偶而也會一起來。不過羅東的陳牧師已經去世了。那個美國名字叫 Watan Magi 的懂得我們的語言，可能有學習我們的話了。當他進來我家時，（我）一不小心就把日本（溜嘴說出日語），啊！便笑了。傳道士和牧師都說中國話，而我也懂得中國話，但卻誤把日語說出來。因此牧師和傳道士聽不懂我說什麼，也都笑了。Watan Magi 是我們的名字，就好像跟那個 Tahos Behoi 一樣（註 25），是命了山地泰雅族的名字，他就叫 Watan Magi。

（**中村：那時下部落的頭目呢？**）日本人回去以後也有頭目啊！叫做 Watan Ari。可是美國來的時候他就遭受迫害。上部落不是在我家嗎？美國，就說這個習慣不好，趕快停止下來。（**中村：是上部落的人嗎？**）嗯，是上部落的人迫害

的。迫害，知道嗎？（**中村：上部落的頭目呢？**）頭目並沒有說什麼，是別人迫害的。可是我們沒有聽，就是不聞不問。現在教會可多了，開始是長老教會，接著是天主教，還有那邊，叫什麼摩門教的。最大的是長老教會，是最好，最合乎我們的習慣。他們的作法都一樣。不殺人頭是《聖經》的教義。以前的習慣是惡習。（**中村：只是那個地方不同嗎？**）只有那個地方不同，即不做殺人等壞事及不可以去搶別人的女人。如果犯了搶別人女人的壞事，必須賠償（罰）一頭大豬。大家都很怕賠償，因爲大家從來就沒什麼財產。以前，日本時代也極力廢除那些壞習慣。吉良部長也說壞習慣能改過來是最好。

（**中村：最初是怎麼信仰基督教？**）信徒告訴大家：「要信上帝的人趕快集合」，是集合在我家。所以就陸續到我家來。告訴要信仰的人說，基督是好人，沒有做過任何壞事。看了那本書（《聖經》），發現生活習慣都跟我們一樣，只是沒有馘首。這太棒了，《聖經》太合乎我們的習慣。把栗祭把上改爲感恩祭。（**中村：比穗女士，那是妳幾歲的時候？**）所以嘛！日本人回去以後，（**中村：是跟 Hayun 先生結婚後馬上嗎？**）對，對！是和 Hayun 結婚後馬上，30 歲。（**中村：司是幾歲？**）就是嘛，牧師（所帶來的）什麼輸都被司拿去玩，跟（孫子）建國（7 歲）差不多（年紀的時候）。所以牧師就在我的桌子上上放了很多書。他就拿起來玩，真是調皮，司和建國都是同樣。（**中村：建國也調皮嗎？**）對阿！都很調皮。

（**中村：沒有和 gaga 商量，然後決定是否入信基督教嗎？**）看過了《聖經》，發現跟我們的 gaga 很相同，就是長老教。（**中村：那時頭目是否也認爲很好？**）頭目的孩子也入信了啊！結果很多人還是入信長老教會。（**中村：Watan Ari 呢？**）Watan Ari 現在留下來的就是那個小孩。（**中村：頭目贊成之後呢？**）與其問頭目，不如自己決定。日本人回去以後由自己來想就好嘛！信不信自己作主。如果自己相信，那就去信啊！（**中村：不在 gaga 商量嗎？不要由大家來做決定嗎？**）不由大家決定也可依照自己的喜好呀！不管是長老或誰，都自動集合起來，是我先生 Hayun 當執事。還有那位會計負責教會的金錢（註 26）。（**中村：其他還有**

誰最先入信？）所以我跟那個，她的先生去世的那個歐巴桑（アパイ〔亞派〕女士），就是她先生和我先生、Watan。（**中村：然後呢？**）所以下部落最先入信了很多。然後被上部落迫害。後來有人認爲信教是這麼好，於是就越來越多，連上部落的人也來入教（註 27）。

（**中村：蓋教堂時還是去募款嗎？**）我告訴你，那個時候雖然沒有錢，但只要禱告，靠禱告的力量，去打獵馬上就會應驗。鹿的角、鹿鞭，那是很貴的。每次出獵，一定會帶回來，不過等教會建好之後，雖然去打獵，也沒有什麼收獲了。是教會蓋好之後，所以由此可看祈禱的力量了。Kmalup（帶狗的狩獵）每次去一定獵得鹿角、鹿鞭回來。把賣得的錢收集起來蓋教堂。不是有舊教會嗎？這裡是鋼筋水泥造，而那邊的，我先生拼命和 Saifu（師傅）一起工作。虔誠的信徒都會和師傅一起工作。（**中村：什麼是 Saifu？**）木工的匠師、水泥的匠師都叫做 Saifu（福佬語叫做師傅，即木工），現在已經不用了嗎？（**中村：中國話？**）不對，Saifu 也是日語啊。Saifu 就是木工的專門師傅。（**中村：Kahat 嗎？**）Kahat（福佬人）。那時 Hayun 有在那裡一起工作。而 Yavon 的先生也最先入信。

4 年前（1993 年）爲了長老教會的籌劃去過日本。在福岡遇到泉牧師，然後去東京。去日本也是受到泉牧師的邀請，他說南山的誰都可以，歡迎你們來，所以我們就去了。（**中村：泉牧師以前有來過嗎？**）是呀，泉牧師最初是跟韓國的孫牧師一起來。聽說孫牧師是在日本出生的。美國和日本戰爭而日本戰敗時到朝鮮，到韓國。（**中村：孫牧師目前住在韓國嗎？**）是，現在也可以聯絡。（**中村：怎麼認識泉牧師呢？**）爲了信仰上的（不清楚），無論什麼敵人，都可以化敵爲友。只要說我是信仰基督教，那麼連外國都可以去。只要有請就可以去，美國也能去。所以 Watan（傳道師）今日去了大陸不是嗎？同樣的道理，只要被邀請，那邊的信徒也（不清楚），爲了信仰就能去，韓國人也是啊。不然怎麼去？所以泉老師說了，現在來這裡的人，下次一定會再來。我笑了，我這麼老了，還有機會再去日本嗎？但是我接著馬上說，只要願意，只要身體好。

（**中村：最近教會也能去外國嗎？**）只要有信仰，什麼地方都能如願。到了

美國後又可以到任何地方。如果有錢，那是最好，對方會招待我們。其他都不必開支，只要買飛機票就可以，吃是沒有問題，所到之處信徒會招待我們。最好的是信仰，這個信仰。去美國，所有吃的那邊會招待。因爲信教彼此就像兄弟一樣。（**中村：也會去美國嗎？**）即使到了那邊，也會被當做兄弟姊妹。（**中村：在台灣也如此嗎？會去別的縣市嗎？**）會阿，會去阿！（**中村：橫貫公路開通之前？**）不會去太遠的地方。但是現在交通太方便了，什麼地方都可以去，我們會出去各地方。我們出去訪問時到過花蓮 Ina 的山村。到那裡，他們知道兄弟姊妹會來，就事先（準備）醃漬山豬肉來做飯的菜餚。他們就這樣準備了很多食物，甚至於殺豬來好好招待我們這些兄弟姊妹。（**中村：**山裡**也有長老教會嗎？Limuy 女士**〔司的太太〕**來時，是不是已經入會了？**）那時就已經有長老教會。最先入信長老教會的是花蓮。Watan Magi 語言流利，Golon 牧師雖然不會說我們的話，但 Watan Magi 就很瞭解我們的話，所以 Watan Magi 就擔任翻譯，翻譯懂嗎？用那個ㄅ、ㄆ、ㄇ、ㄈ（在台灣所使用的文字）翻譯成（漢語）的。那裡有我們的書。可是那個，不再用了，聽說最近，羅馬字（好像要改用）。花蓮方面很早以前就由牧師教羅馬字。花蓮的牧師跟這裡的牧師不一樣。所以花蓮那邊的信徒最先會讀。用羅馬字讀我們的話，讀自己的語言。（**中村：那邊比較進步？**）對！進步得很快。的確，那邊的牧師，一開始就用羅馬字教。

（**中村：天主教那邊也會來嗎？**神父）啊，會來。（**中村：美國人？**）是美國人，那位牧師（神父）個子不太高的。他們的作法稍微不同。天主教，天主教的牧師（神父）。（**中村：我還是不太清楚。**）那個，那個牧師（神父），假如你今日做錯了事，便在牧師（神父）面前說，請原諒我今天所犯的錯。原諒你啊！如果聽了牧師（神父）這麼說，信徒就會很高興（註 28）。可是不對啊！我們所禱告的神是看不見的神，爲什麼由牧師（神父）的答應就可以赦免罪呢？（**中村：在天主教裡面，神父就好像神。**）是阿，我們就在牧師的面前說，啊！神啊！我犯罪了請原諒我吧！所以這就錯了，神和牧師是不一樣的。（**中村：不過，如果最初來的是天主教，那麼妳會信天主教嗎？**）不那個雖然同時進來，可是也有人

喜歡他。還是要適合我們的習慣……。只是我們不再獵人頭。他們所奉祀的，最虔誠奉祀的是瑪莉亞，瑪莉亞是耶穌的媽媽了。瑪莉亞，在那邊，媽媽也要奉祀。

（**中村：請問，妳的爸爸、媽媽呢？**）完全不懂日語。（**中村：他們對基督教的第一個反應如何？**）我爸爸說：好啊！媽媽那時候已經去世，已經不在了。我爸爸說：「好啊！這種習慣是最好」。還吩咐我們不要做壞事。（**中村：爸爸也會去教會嗎？**）那時候身體已經不太好了。（**中村：爸爸最後也不能去田裡了？**）對，不能去了，年紀大，身體也衰弱了。他說啊，這種習慣不錯，是最好了。

基督教和 gaga 一樣，不許偷竊，不許誘拐女人。做壞事就跟 gaga 一樣，是犯法，不能上天堂。我入基督教已經有 50 年了。

日本的吉良部長也說過：「啊！山地的習慣最好。」吉良部長又說索取賠償的規則跟山地不同。就是先用了，然後再結婚？（**中村：使用了？**）不，就是跟對方睡了以後再結婚。還是全新的結婚最好，就是小姐一次都沒有睡過，這樣雙方來結婚是最好。結婚了以後才戀愛。沒有先結婚，兩個人就好起來，那個不行。結婚，是要正式結婚才可以相好。（**中村：有什麼不同呢？**）結婚了以後不就會相親相愛了嗎？如果先親熱之後才勉強結婚，可不是會發生吵架等糾紛嗎？所以這種先相好（先戀愛）……，還是不好。（**中村：可是現在避孕很發達，知道避孕嗎？……就是設法不生孩子。**）啊！對，對，現在很發達。可是基督教裡，我們雖然不讓別人知道，但神還是在看，將來一定不好。和神的，基督教的習慣（教義）相同啊，從前的 gaga，就是從前的習慣。（**中村：所以你們就選擇基督教？**）嗯，所以……就選擇。

基督教，那個光復後美國不是來佔領嗎？於是我就放棄 gaga 馬上轉移基督了。廢除自己的習慣入信基督教之後，教會的 12 月 25 日聖誕節，像我們的過年那樣去過聖誕節。把我們所有的習慣都改掉了。別的部落雖然不太詳細，不過埤亞南也馬上廢除自己的習慣，去信基督教，並且在教會迎接那個聖誕節。

（**中村：總而言之，爲什麼入信基督教呢？**）除了馘首之外，我們的習慣都是好的習慣。我們認爲基督教的 gaga 也很好，跟我們的習慣相同。

七、戰後的生活

Hayun 也會做木工。從前埤亞南有兩個本省人，建造台灣式的房屋，Hayun 也模仿他們的方法蓋房屋。現在的新家是 15 年前改建的。

司只在南山國小 6 年級畢業後就做自己的工作。他在三星國中時逃學過。那時是颱風，他逃回來。當時交通不方便，因爲太危險，所以不讓他回學校。司還叫了兩名同學一起逃學，是 1 年級的時候。Hayun 就說：「不去也好，太危險了。要工作就好。」司後來說：「國中逃學好可惜」，「當兵時很後悔小時後沒有好好上學讀書」。當兵時擔任照 X 光的工作，是很輕鬆。跟高中畢業的人一起去考，結果考上了。如果 Hayun 沒有去世，司就可以在三星做照 X 光的工作呢。因爲家裡有農業，所以還是回來了。

從前只是用走路，農業是很苦的。但自從橫貫公路開通後，就開始可以賺錢了。現在有了橫貫公路後什麼都有了，自己的生活也好轉了。平地的人來買我們的大白菜。從 5 年前，這裡就開始有很多車子。以前的家只有摩托車，搬來這個家以後就有了ツウヨン（tsuyong）。（**中村：什麼是ツウヨン？**）就是自用、小卡車，工作是用機器，買各種各樣的，也有耕耘機。

司沒有訂婚就直接結婚了（註 29）。Limuy（司的妻子）從山裡（註 30）跟親戚一起過來。我們跟對方的媽媽很要好，常常在一起玩。我們看中了對方之後，就商量決定，最後也讓孩子們在一起。釀了粟酒一起喝。通常是男方的父母託人去談婚事，那位男的介紹人現在已經過世了。介紹人是爸爸的兄弟，年齡也相近，仍照傳統習慣。現在的介紹人大部份是女的，以前（的介紹人）是男的，Siac（次男）的時候也是男介紹人。Gaga 和基督教沒有訂婚制度。不過訂婚會使夫婦圓滿恩愛。沒有親熱之前就結婚，這是最好的。司的太太 Limuy15 歲就嫁過來了，是早婚。（**中村：日本時代也是那麼早結婚嗎？**）以前是 20 歲左右，早一點約大約是 18 歲。從前可不一樣了。

Siac 是我 41 歲那一年生的。Siac 是取自《聖經》裡的名字（註 31）。4 歲

時發高燒，打了針之後耳朵就聾了，送到埔里的美國醫院去。運氣不好，我們很擔心，因爲會討不到老婆。Ina（依那，泰雅語，太太或媳婦之意）沒有媽媽，只有爸爸。（媳婦）一見到人就拼命工作，因此我們就決定了。（**中村：那時的介紹人是誰？**）是請親戚幫忙，已經過世了。爸爸不久也過世了。如果耳朵不聾，不知該多好。Siac 小時候會修理機器。他的爸爸 Hayun 蓋了台灣式的房子（註 32）。（司的妻子 Limuy）讓伊那去照顧 Siac，伊那當時是 15 歲，做給 Siac 餵奶和照顧的照顧工作。餵奶的時間一到，（伊那）就背（Siac）到我的地方來。

（**中村：孫子的結婚呢？**）好像是談戀愛呢，互相認識之後。那個本省人的父親直接來提親美慧，談一談就談成了。是被男方看中的，結婚時我們送到烏來。以前是不跟平地人談婚嫁，本省人跟本省人，而山地人跟山地人，但現在是可以。素月是嫁到雲林，太遠了，我們也送到那裡。雖然生一個孩子，但仍然逃出來。司也不讓她再回去，就辦離婚了。（戀愛的結婚）很多，只要父母答應就行。（**中村：其他的孫子呢？**）建文是媒妁，住在這裡。分戶後住在司的隔壁。建文的對方是梵梵（註 33）的人。是建文看中後告訴司的。他們是先戀愛然後再談婚事（**中村：戀愛和媒妁，現在兩種都有嗎？**）現在都無所謂，因爲這是命運嘛！

日本人老了就不工作了，有了錢就休息。（**中村：歐巴桑並不是爲了錢工作，是想運動是不是？**）對，我啊，不習慣整天待在家裡。不過現在體力很差，動一下就會疲勞。從前我很勤勞，工作效率也很高。無論生活怎麼苦，怎麼遠的地方我都走路去。以前沒有鞋子，也沒有傘。你看，我的手彎成這個樣子。我就用這雙手揮動小鋤頭。日本人真是從很久以前就幸福呢！相形之下，我們仍是苦命的山地人，每天要跟土地搏鬥。所以去大阪的時候，有一位跟我同年齡的歐巴桑來了，她走路來的，就這樣（彎著腰）。然後牧師的太太叫我問那爲老婦人：「妳有幾歲？」。那爲老太太就問我：「請問妳幾歲？」我就回答：「我是大正 9 年（1920）了。」「啊！一樣，是跟我同年齡。」老太太馬上過來握住我的手。我說我這雙手回到台灣後，繼續要跟土地搏鬥。「啊！還要工作！」（日本老太太很驚訝地說）怎麼現在還能工作？沒辦法啊，因爲我們一向都是不停的工作。只要有力氣，就

得繼續做下去，直到體力衰弱就停止不做了。於是大阪的老太太就跟牧師的太太一起，把我的背這樣……這樣……（搓撫背）。我就說：「我跟竹子一樣是挺直的。」沒有肉，只有骨，所以才這麼挺直。（日本老太太說）「跟竹子一樣嗎？不，爲什麼一點都不彎？年紀這麼大，爲什麼背部能夠這麼直呢？」（**中村：山地人因爲每天在外面工作？**）也許吧！因爲我們從小時候起，無論怎麼遠，就是要去溪谷對岸的田地，都走路，也沒有鞋子。

不久之後會出版泰雅語的《聖經》。中村先生，你也去信基督教好了。裡面有「摩西十誡」，也有幾本日語的。（兩人就讀摩西十誡）。「要孝順」、「尊重父母」、「不可欺負人，欺負人等於殺害人」、「不可姦淫，不可誘拐別人的婦女」、「不可偷竊」、「絕不可說謊」、「不可貪婪」，摩西制定十誡，我們所習慣的 gaga，所以在此列出來的 gaga，是基督教的。（**中村：這些和 gaga 相同？**）嗯。（**中村：只有獵人頭不一樣？**）啊！別再提了。所以說那是壞習慣。

附錄一：比穗．雅武年表

1920 年 5 月 7 日　　出生於南山

1928 年　　進入埤亞南蕃童教育所就讀

1930 年　　霧社事件發生。一年留級。

1935 年　　赴台北參觀「始政 40 週年紀念博覽會」

1936年　　被取日本名「山田フミ子」（山田富子）

1937 年　　支那事件（盧溝橋事件）發生

1940 年　　紀元 2600 年。與南澳 Amai 結婚

1941 年　　長子司出生

1943 年　　離婚

1945 年　　8 月終戰。隔年日本人離台

1946 年　　與 Hayun 結婚

1947 年　　女兒與客家人結婚；母親 Yawi 去世

1948 年　　次子 Totai 出生；開始信仰基督教

1950 年　　南山教會創立；父 Yabu 去世

1951 年　　三子 Iwal 出生

1958 年　　Hayun 蓋台灣式的房子

1959 年　　中部橫斷道路完成。蔣經國將埤亞南命名爲「南山村」

1960 年　　長老教會禮拜堂完成

1961 年　　四子 Siac 出生。隆與 Limuy 結婚

1964 年　　11 月 18 日 Hayun 去世

1965 年　　Siac 患耳疾

1972 年　　教會舉辦台灣環島旅行

1973 年　　村山老師來信，先生過世

1975 年　　女兒 Ciwas 去世

1981 年　　Siac 結婚

1984 年　　蓋新家（現在的家）。司分家

1987 年　　戒嚴令解除

1993 年　　長老教會安排赴日本訪問

1996 年　　野良部長的兒子訪問南山

1998 年　　中村開始進行訪問

2001 年　　長子司去世

〈寫雅基比穗故事之動機〉

■中村平

像我這樣持有日本國籍的人，對於應負殖民地統治之責的看法，究竟要如何

去思考？

近年，藉從軍慰安婦的重提討論，戰爭責任論又死灰復燃的在學術領域之外，熱烈談論。我在議論中，則根據高橋哲哉（1999 年）所提的想法來述說。根據他的論點，所謂責任概念，可定在慰安婦找出她會應對（回答）的可能性上。換句話說，探出她給你回答的可能性後，再來負起戰爭責任。責任的英文為 responsibility。這一詞同時也可以譯成應答的可能性。對準了責任概念後，原來被談的「戰爭責任」問題，在於戰後的日本人不願回答慰安婦的問題，故不得不把「戰爭責任問題」更改為「戰後責任問題」。

我在台灣生活了 5 年，遇到很多受過日本教育的人。從他（她）們的口中聽過許多歷史事件和往昔記憶，大部份是以日語聽取的。同時常受邀：「請一起吃飯吧！」或者：「晚上請住下來吧！」等諸多溫馨的接待。這不只是受過日本教育的人，連他們下一代的年輕人，也同樣給我熱情的招待。

台灣住民被日本統治的歷史和記憶，並沒有像流傳於日本國內那麼「親日」。在日本常聽到：「比起韓國來，台灣算是相當親日」。當然這句話不能馬上把台灣套入「親日」的固定框架中。因為從這種提問中，有可能引來更深入的探討。還有，我也不否定在東亞及東南亞，依各地域民族性的不同，對日本的感情會有相當的差異。

在台灣碰到的「明確」話題裡，的確有許多親日派，諸如日本有恩情、日本教育過我們、指導過我們等等。但說這些話的人都建立於較安定的地位（不一定指經濟方面的成就）。然而說話的人，旁邊往往有默默聆聽的人。即使受過日本教育，但活在那個時代的人，不一定都會說流暢的日語。而且如果仔細聽，親日派的話中也有不少慘痛的經驗。他們也會舉出一些英年早逝的同胞，比如說被日本徵召去海外而永不得歸的高砂義勇隊。這是訪問每一個原住民部落時，都會聽到的話題。至於有關原住民慰安婦的證言，我們也正在進行發掘工作（柳本，2000）（註 35）。包括我在內，面對僅為觀光、遊山玩水的日本人，他們怎麼會吐露心聲，告訴你痛苦的經驗呢？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因國共內戰而隨著國民黨撤退到台灣的外省人，他們當然不會說親日的話，因爲外省人的腦中尚存有在中國大陸抵抗日本軍的歷史記憶。外省人的第二代或第三代雖然也是台灣居民，但他們的歷史記憶仍然有很大的不同（陳，2002）。

森宣雄在台北接觸台灣籍原日本軍屬熱心的招呼談話，他把這種傾訴稱爲「呼叫的聲音」（森，2000）。森的確被他們喊住。對於那些「日本精神真了得」的讚美，森起初站在歷史研究者的立場應對，但後來不由得僵了身體，無法給予直接回答。也許在那瞬間，森也只好保持洗耳恭聽的態度了。

自從那時起，森就開始認真去思考歷史（註 36）。後來，森深深感到日本殖民地主義所留下那些有形無形的東西，連綿延續到現在。於是就決定把它公佈於世（森，2001）。因爲留居日本的台灣獨立派和日本保守勢力相結合的結果，反而造成戰後日本左翼運動刻意對台灣冷漠。在日的台灣獨立派，從戰後就一直向日本人訴求他們的困境，並且疾聲呼籲。但這些聲音始終被日本人默殺。很多台灣人被非人道的日本政府趕回台灣，他們有的因絕望而選上不歸路——自殺。森所記述的在日台獨派之戰後史中，也有談及日本人的歷史、台灣獨立運動之分析，以及他個人對台獨派的回應等等。森是想要用筆述歷史來承受戰後的日本人，尤其是左翼份子對在日台獨派行爲不當之責任。

回頭說，我的研究是從聆聽台灣原住民族泰雅人，訴說日本統治及歷史記憶的地方開始。正如前面所說，我耳朵聽到的高音量日語是「日本有恩情」、「有了日本才有今天的我們」等聲音。但其實背後卻隱藏未被理解的難過經驗，爲了日本的侵略戰爭而犧牲生命的先人，以及因日語說不好而不敢親近的人。如果要談論日本殖民統治台灣的影響，身爲過去殖民者的後代就必須留意這一點。

那麼，我要如何去面對這些殘留的存在呢？森在踏入歷史研究時，就發現史料中有那些當今不存在的呼叫聲。如果說「發現」不妥，那麼就改稱聽到史料的聲音吧。森確實從史料中聽到原以爲不存在的那種如泣如怨的聲音。根據森的描述，他的行爲好比是巫師或靈媒正在喚回死者哭泣的場面。

如果我要向森學習，我就必須更深一層地去理解高聲談論的親日話語，並且要努力探究他們的潛在心聲。現在田野調查中所遇到的聲音，學者曾經否定，認爲不存在的聲音，其實是長年被埋在田野深處，這些都亟待我們去調查發掘，並且把它重現。所謂應答，並非強制聽者的悔過行爲，也不是因爲未能完全理解，無法擔起責任就感到絕望，陷入虛無中，其實應答是希望能夠保持聆聽的認真態度。

下面讓我說明編寫雅基比穗故事的動機與經過。

1998 年 6 月，我第一次訪問台灣宜蘭縣南山村，而在那裡遇到了比穗女士。當時我是中華民國台灣大學人類學系中，專修碩士課程的一年級學生。我的碩士論文是有關日本的殖民地統治。我希望能夠從調查中整理出一些相關資料。當時系裡的老師告訴我，宜蘭縣立文化中心即將舉辦「宜蘭縣泰雅族原住民耆老口述訪談」。因爲筆者於 1996 年就訪問過宜蘭縣。如果能參加上述的調查計畫，不但能夠獲得調查資金的援助，各種人脈和資源也能夠隨之入手。而且還有機會去未曾去過的地方。於是就決定申請加入行列。

宜蘭縣立文化中心還有出版耆老座談會記錄《宜蘭耆老談日治下的軍事與教育》等書籍，對於了解日本統治時代的地方史很有幫助。上述的口述歷史調查計畫也是在這種流程下策劃的。同時還可以請大學生或研究生協助攝影和資料的蒐集工作，以期達到完成生活史的最終目標。這篇文章就是它的成果。

最初訪問南山村時，與我相伴的是對泰雅歷史文化有同樣興趣的兩位大學學弟、研究日治時代台灣教育史的日人博士班研究生，以及文化中心職員等共 5 名。我之所以選南山村，是因爲那裡是宜蘭縣中我尚未去過的土地，其次因爲那裡是宜蘭縣最內陸的泰雅族部落，引起了我的好奇。再說，文化中心的員工剛好認識當地長老教會的泰雅族傳道師（泰雅族），跟泰雅族人有認識的，以及其他參加者也沒有特別反對的人，是我能夠成行的理由。跟我一起訪問南山村的劉瑞超，後來也發表了某位泰雅女性的生活史（劉瑞超，2001）。

第一次的南山村訪問調查，共停留了兩個禮拜。

從台北到南山村需要半天時間。首先搭乘自強號火車到宜蘭縣行政中樞所在的宜蘭市，需要近 2 個小時；從宜蘭再搖晃著巴士，也需要 2 小時。上了巴士之後，衝入耳際的多是泰雅語。泰雅人說的國語和台北方面稍有不同，而且會參雜泰雅語或泰雅腔調。巴士的班數也比從前也少了。那是因爲生活受到機械化的影響，泰雅族人現在有不少開車族，所以搭乘巴士的大部份是小孩子和婦女，尤其老太太最多。巴士沿著中部橫貫公路溯蘭陽溪而上，雖是平坦的柏油路面，但雨後常會發現斜面崩塌以及大塊的落石。一部份巴士還會越過啞口駛往台中縣。台中縣內也住有許多泰雅族人，有的和南山方面保持有婚姻關係。

6 月的南山村是高麗菜（或是大白菜）的豐收期，雞糞的氣味特別刺鼻。大卡車滿載竹簍裝的青菜，一輛輛往山下跑。在此可以綿延看到往南湖大山（3,740m）的稜線。

在南山村承蒙長老教會的好意，一直住在宿舍內。滯留不久就經由介紹認識了比穗女士。她當時是 78 歲，因爲她日語流暢、記憶清楚、年紀大且身體健康，所以我才能詳細聽到日本統治時代的情形，她用日語唱歌給我聽，也使我蠻雀躍的。

停留在南山村期間，我也見了幾位別的高齡耆老。其中之一是被日本人刮除刺青的女性。其實跟她面對面談話，會覺得很難過。殖民地統治的暴力會像針般刺進我的心。她年紀超過 90，已經處在說話不清楚的狀態。所以我沒有選她作爲談生活史的對象。雖然尚有幾位跟比穗女士同年齡的人，但依上述的條件，我還是認爲比穗女士是最佳人選。比穗女士以流利的日語告訴我，她很懷念日本時代，並且歡迎我的來訪。她的日語是從擔任女子青年團副團長的職務中努力學來的。她的姊姊（已故）是女子青年團的團長。這些事告訴我們，她和日本人有良好的互動。比穗女士也保有幾張從前的珍貴照片，這也是我被吸引住的原因。而她也慷慨提供那些照片，好讓我拿回縣史館翻拍加洗。

凡是在決定調查對象時，肯積極開口說話的人，是最容易調查的。於是我就開始篩選南山村民。這一點，爲了不使比穗女士的話特權化，其實也不必太在意。

雅基比穗的故事，大部份是摘自第一次的調查中。她以日語與我對話，有些難以表達的則夾雜點漢語或泰雅語。自從初次調查之後，我也每 1～2 年就繼續跟她交談一次。兩人的關係也從口述調查進展到朋友的交情。我後來就不必再住教會，只要到南山村，就馬上到她家，同時好幾次住在她家。

說明比穗女士故事的編寫過程

第一次調查的兩個禮拜期間，我經她的同意，全部訪問過程都用錄音帶錄音。同時也儘量照她的口吻做筆記。後來才漸漸感到沒有必要錄音，只是偶而做做筆記而已。談話內容也轉到各種各樣的主題和不同的年代。所以需要編構生活史，就必須把筆記切割成一段一段，將同樣主題和年代銜接起來。

談話的內容非常廣，有時會談及細節和她的私生活，因此更需一番編輯功夫。這也是生活史被喻爲是說與聽兩人共同製作的原因。故事中，比穗女士和家族大多用假名，而日本人則保留真名，並且儘量以比穗女士的口氣書寫，多處用她的語調串聯文句。至於註明、補充和我的質問，則放在括號（ ）中。本來考慮把故事編得更通順動聽。但怕我的解釋與介入太多。所以還是保持片段性的排列。我就依時段順序排列寫下去。例如，針對日本統治的情況、光復之後的重點、入信基督教，以及她對婚姻的觀點和想法。總之要訂出什麼樣的主題，完全由我做決定，甚至於可編輯與本稿不同色彩的故事。

等原稿大致完成後，想請比穗女士過目。但內容之龐大讓我躊躇，不知如何摘其概要來說明。而且這個時候還決定追加一些資訊和感想。最後所追加的〈讚美埤亞南之歌〉，因感到其重要性而特地予以附記。

最後，站在如何記述殖民統治的歷史觀，筆者必須寫出故事所觸發的論點。換句話說，我要如何熱心地去聽比穗女士的話。

首先必區補充說明的是，我在訪問中想知道埤亞南社（南山村）是如何被置於日本的統治下？關於這一點我並沒有採用比穗女士的解釋。根據統計者的史料，1910 年，日本當局召集埤亞南社和其他四社（即四季、留茂安、馬諾源、

加腦蘭）的正副頭目，讓他們「宣誓服從」（伊能編，1918：719）。這是比穗女士出生的十年前。後來日本便設置了駐在所和教育所。埤亞南社就這樣被編入日本的管轄統治。比穗女士並不是活在那個要不要接受日本統治而弄得滿社騷動，以及經歷抗爭的時代，她是屬於統治稍微確立之後，過著童年和青年時代的人。

比穗女士的母親所出生的部落馬諾源社，是被警察強迫而集體遷村的。生爲殖民統治者後代的我，能否直接引用比穗女士那些對日本教育肯定評價的話？聽她說有了日本統治才能安心工作的話？該如何去思考？例如本文中所指：日本緩山地人因馘首而導致緊張不安的關係，而帶來了和平（註 37）；她批評父母是「落伍」、「愚蠢」。這種說法，也許是當時的日本人常掛在嘴上說的。比穗女士說，她曾經向日本警察太太學習禮儀和洗衣、料理、裁縫等家事。她常常說這些給我聽。最初聽到這種話時，我在傲慢之餘竟然感到遺憾和失望。我是希望泰雅人能很有自尊地說出泰雅人自己本身的話。我是多麼想知道清朝和日治之前的泰雅生活，尤其是以獵人頭爲代表的奇異風俗。我些事前反硬了這的欲望，而且和我出走日本來到台灣專攻「人類學」也有關聯。我對日本的生活漸漸感到厭倦，而正在憧憬外面的異文化。人類學剛好讓我對研究異文化增強印象。和比穗女士的會面，反而浮現了我自己。爲了只想接觸異國文化，就馬上獲准留學台灣，完全是托日本經濟之福。

隨著人類學研究作業的進行，我深深的領悟到，把當地的人硬塞進當地的文化當中（是外地人所胡亂想像的文化），是多麼的暴力。對於希望比穗女士能保持泰雅風格，那不就是去悼念被自己日本人破壞過的東西嗎？「帝國主義的鄉愁」（Rosard，1998）。其實當時的人有很有主體性，他們可以由自己來選擇或取捨事物。如果能用這樣的見解自持，那麼比穗女士所回顧日本文化的學習行爲，也不難理解了。爲了提升自己的生活而去利用外來的文化，是很自然的行爲呢。

但是這種看法也不盡然，因爲我們忽略了殖民地上那種極不平等的權力關係。我之所以不能以完全自由奔放的方式來選主題去描述當地人物，理由就在此。1910 年（明治 43 年），在日本強大的軍事力之下被迫服從與宣誓的埤亞南

人，被迫接受強者有力的征服。在那種情況下，是毫無自由的主體可談的。比穗女士所談的自由選擇，畢竟是在日本所允許範圍之內的自由。我們可以這麼說，即比穗女士的主體，很可能和她上一代的主體不同。

比穗女士所描述從前教育所的情形，例如：「從前如果說山地話，就要賠償」，或「有人被罰跪」。賠償或罰跪的主體當然是泰雅的學童。這個主體並不具有自由意志，不能以自己的行爲來選擇或做決定。我們所說的雖然是屬於能動態的動詞，但我認爲語詞後面所背負的真正意義並非如此想像。

水稻耕作和埤圳（水路）就是說明埤亞南人脫離殖民地統治後所做的自由選擇行爲。台灣光復（從日本解放）後，颱風破壞了水圳，但並沒有人主動去修復。耕耘條件不符的水稻，就這樣被埤亞南人排除在選擇之外。這個事情表示水稻耕作是如何的在日本警察壓力之下被半強制化推行。

現在讓我們把話題推回到前面。即有關比穗女士對日本教育的「肯定的」評價，說統治帶來安心那一段。論點展開至此我們可以暫定，比穗女士雖受殖民地統治的暴力支配，但在那種不利的條件下，能夠努力改善舊有的生活環境。在統治下，比穗女士生活變革的延伸點剛好和日本的統治政策疊在一起。因此才在評價中出現肯定的一面。

「光復」後，她的積極入信基督教，也能在同樣的脈絡中去了解。比穗女士有旺盛的精神，積極吸取新的知識。於是基督教就送給她新的夢，諸如：台灣環島旅遊、外國旅遊、堅定的道德觀，以及醫療和物質等。泰雅族傳統的 gaga（道德）從比穗女士的眼裡看來，可以說已經滅絕。然而，從基督教的「摩西十戒」中復活起來。如果她能繼續長壽，相信將來會以對日本統治同樣的心情去感謝基督教吧。

既已如此，這位常唱日本歌謠給我聽，而且還牢記著教育所老師名字的女士，相信和日本人有親密的來往。就連吉良部長都特別替她的兒子司命名。這種情形在埤亞南裡可是少見。比穗女士當過女子青年團副團長的地位，也說明其特殊性。但奇妙的是，戰後從台灣退回去的日本人，幾乎沒有人跟埤亞南的人取得

音信聯絡。爲什麼呢？戰後的台灣，仍存在限制外人自由入山的法律（註 38），以致阻擋了日本人的自由訪問。但其實最大的原因，可不是日本人對於暴力統治的心虛嗎？上面也提過，日本警察曾經利用暴力除去埤亞南女性的刺青。刺青的例子也許是日本暴力的冰山一角。強制性的移住政策也是如此。經年累月積存的支配後果，似乎無法永續培育發展日本人和埤亞南族人之間的友好關係。

儘管比穗女士歡唱日本歌，表達對日本的懷念，但爲何日本老師、警察或其子弟，戰後都沒有人回來？她可能最了解其中的原因吧。每次聽到她說：「中村先生，我以爲你不會再來了」，我的心情就很複雜。經驗的記述是希望在不約束的情況下能豐富多談。本文選擇以生活史作爲記述的一種可能性。殖民地統治的歷史究竟是什麼？要是如此粗枝大葉地問，是沒有意義的。我們應該要有更具體性的脈絡才對。現在這一篇〈雅基比穗的故事〉，是以日本人的我和泰雅族的比穗女士的邂逅，以及聽到她的呼聲作爲開端。至於我，我是以學術研究的態度重新設定問題；並且考慮如何去聆聽她的心聲。結果我有幸聽到她發自心靈的種種聲音，因此獲得了難得的思考機會。

從殖民地統治責任的問題意識開始，經過邂逅比穗女士，近而認識，而做朋友，使學術研究的意識意識更爲深化。如果從學術研究以外的觀點來看，這樣做也許太過迂迴。不過，這就是我在時間點上的設定問題，同時也是跟比穗女士建立起來的良好關係。我就決定以這種方法和生活方式去聆聽有關日本殖民地統治的各種歷史聲音。想起遭逢骨肉先走，白髮人送黑髮人而身心急遽衰微的她，我必須感快去寫我的報告內容，並且告訴她，她那珍貴的生命故事已經編寫完成了。

後記——〈讚美埤亞南之歌〉

我這首歌是在四季村的農業輔導處所學來的（中村：比穗女士，妳真的會唱很多歌。）很多歌，各種歌。已經忘記的也不少呢，其中也有 Watan Takun 去受講習時學回來的歌。

〈讚美埤亞南的歌〉

一、埤亞南人竭誠歡迎您的光臨

這裡古今都有春暖花開愛的季節

埤亞南是山明水秀的純樸古意的好地方

二、伙伴們一起去大打獵捕山鹿

番刀佩腰間個個雄糾糾氣昂昂

深山幽谷可以來去自如快樂消遙

三、出草馘首那是過去的歷史呢

都市裡電燈已經點亮了文明

埤亞南也成爲開化進步的好鄉村

四、偏僻又孤寂是從前人說的

如今家家已經燈火通明不再寂寞

受惠的埤亞南　　埤亞南人好富足好快樂

第四首是自己做的歌。「如果不是現今」是如果不是這個時代的意思，是神給我們，神的恩賜之意。

「埤亞南是好地方，歡迎您的光臨，春天的熱湯（溫泉）裡花兒已開了，啾哪啾伊哪♪♪」。（按：這是日本民謠，換詞不換曲）

這是在過年喝酒時所唱的歌，日本的單身漢或老師很愛唱。好像很得意地把南方鄉情唱出來。

「父也燒炭，子也燒炭，努力打拼銅依種工作，燒炭的男人是山的男人♪♪」

「這裡是高砂寶島，四季如夏，嘿四季如夏，你看烈日中天，蛇木的新芽朝夕浴著露水、浴著月光（不會是夜光吧？）浴著，嘿浴著呢♪♪」。

「今晚難得和中村先生在一起，讓我們喝點酒、唱點歌好嗎？」傾聽著雅基．比穗所唱的日本歌，更使我下定決心，去追求泰雅族和日本人相纏連的這段歷史。

註 釋

註 1：日本人指定的墳墓在牧師的田圃上，現在變爲高麗菜圃。

註 2：事後把這段文章念給比穗聽時，她便說：「不過我認爲（馘首的）是罪人。自從日本受照顧（來照顧）之後，（泰雅族人）已經改調那種迷信。石塚老師也常常告訴我們『趕快打破壞的迷信』。」

註 3：據說大家要工作時，會派一名站崗的人。還有這段話是比穗女士出生以前所傳下來的。「12 點鐘」這種時間觀念，當時的埤亞南人可能尚未滲透，因此「12 點鐘」的概念，可能是比穗女士後來的解釋。

註 4：南山村分爲上部落和下部落。

註 5：17 世紀上半葉，台灣西海上的澎湖和台灣南部是在荷蘭人的勢力下。同時期，基隆、淡水等台灣北部也是在西班牙人的勢力下。比穗的父親所知道有關荷蘭人的知識，是來自泰雅的口傳，或是日本人告訴他的，並不清楚。

註 6：平日有教育所的上課。

註 7：指當天下午，筆者和比穗女士，以及她的孫子們去菜圃，一邊工作一邊遊戲。

註 8：如今要到僅 300 公尺遠的乾田，也要騎機車或小貨車以利搬運農具。

註 9：會唱日本歌給我聽。以下「♪♪」也是同樣。

註 10：比穗老太太所讀的學校叫做「Pianan 蕃童教育所」（按：今南山國小），1920 年設立（原田編，1932：645）。教育所的教育由警察官擔任。

註 11：教育所 5、6 年級是農業科（補習科），亦稱農業科 1 年級、2 年級。

註 12：明治天皇所「御製」，明治 42 年（1909）所吟詠的（佐藤，1943）。

註 13：在筆者的簿子上實際寫出來。

註 14：「國語レイ」可能是和國語演習會相似的會。

註 15：泰雅語叫做 gaga。關於 gaga，異民族研究者也在追究其涵義，是一種可譯作「祭團」或「獵團」、「血族團體」等的多義詞（中村，2002）。在這裡譯稱「血族團體」較易被理解。1940 年前後，南山血族團體的詳細情形，尚不明。根比穗女士所講，是有複數的血族團體。日本爲了鞏固頭目

—各社團—民眾的統治制度，即可能利用泰雅族的 gaga—血緣團體的舊慣俗。關於這一點，目前正在蒐集更多的資料。

註 16：這是完全不同的地域，根據山路彥勝（1986）對苗栗縣泰安鄉汶水（錦水村）所做的調查，如果泰雅族認爲有被視爲不正常男女關係的血族團體介入，並且認爲罪行重時，對方必須賠償豬隻或酒、衣服、珠裙等物。

註 17：受農會的邀請，處理新的農藥時，並沒有戴手套，因此中毒，而後得了肝病而急逝。

註 18：以上是 1950 年代的話。

註 19：2003 年的現在，根據政府公佈，台灣原住民有：泰雅、賽夏、布農、阿美、達悟、鄒、魯凱、排灣、卑南、邵族、噶瑪蘭等 11 族。

註 20：這是指跟比穗女士她們去菜圃（種大白菜）時，Takashi（隆先生）在小屋裡招待的粟漬豬肉。大部份是帶皮的豬肉，沒有火烤，只用浸漬而已。因爲太硬，我始終無法吃下。

註 21：據說日治時代的水路是從村後斜面的小溪谷中引來。

註 22：水稻爲什麼無法著根於南山村？就村民所追求的生活與日本化的強制來講，這是個有趣的問題。目前正在蒐集詳細的資料。

註 23：戰前，所謂「內地」是指台灣、朝鮮等殖民地以外的日本。但沖繩及北海道是否包括在「內地」之內，是一個必須考察的問題。

註 24：這時比穗女士所說「日本」的氣候，不知道有無包括沖繩或北海道？教育所的老師所教的「日本」的氣候，可能只指本州、四國以及九州的平原部份氣候。南山的海拔差不多是 1,000 公尺，比起台灣的平地，其平均氣溫較低。住過東京、北海道的我，覺得這裡比台北舒適。

註 25：指我持有 Tahos Behoi 的泰雅族姓名。

註 26：根據《南山教會 1998 年度會員大會報告書》，南山教會創立於 1950 年，選出過兩名長老和 4 名幹事，而 Hayun 先生的名字也確實出現在內。

註 27：比穗女士是住在下部落。

註 28：這表示天主教有懺悔的時間，長老教會則沒有。

註 29：漢民族一般於結婚以前先訂婚，是以這個觀念而講的。

註 30：山里位於花蓮縣，又叫 Tosa 或 Toda。比穗女士則把 Tosa 的人從「花蓮人」區分出來，視爲同族的泰雅人。語言上，屬於

註 31：〈創世紀〉第 11 章 12 節。

註 32：兩人都雙手靈活。有人向 Siac 請教機械和水管的知識，有人說：「Siac 雖然耳朵聾，但腦筋卻不錯」。

註 33：芃芃是從南山往宜蘭下來的地方，是大同鄉的部落。

註 34：意思是用泰雅語所寫的〈摩西十戒〉中也有參雜些日語，例如聖靈、惡魔等。

註 35：根據柳本說，那不是去做「從軍慰安婦」的定義或分類。要貼上標籤之前，必須把她們的心聲，「就像孵小雞般，抱在胸前加溫」才行。

註 36：用森的話，那就是：「戰後的國民主義歷史記述，一直把蟠踞在國外的帝國記憶以及皇民們的時代隱蔽不談。現在，如果想要面對其負債問題（中略），就必須從正視他們的現代史（他們曾經活過的時代，即等於我們的過去和現在）開始做起。」（森，2000：46）如此，我才能深切感受到「被呼叫的人」應勇敢負起開拓新歷史的氣慨。

註 37：被殖民的泰雅族人所說的「給與和平」這種表現法，其實在埤亞南以外的地方也能聽到。對於這樣的說法，日本人會如何發揮其歷史性想像力來聽取？關於這個問題，中村（近刊 b）已經以桃園縣的下亨社爲例討論過。

註 38：1949 年，中華民國政府頒布〈台灣省山地區域警備加強辦法〉（小林，1998：271），從此訪問山地需經過申請許可才可通行。現在雖然已經形式化，但仍屢見往山地部落的主要道路設有檢查站。

參考文獻

小林岳二

1998　〈台灣原住民關係略年表〉，日本順益台灣原住民研究會編，《台灣原住民研究への招待》：269－276，東京：風響社。

山路勝彥

1986　〈タイヤル族の慣習法と贖罪、祭祀及び共同体〉，《関西学院大学社会学部紀要》53：51－81。

中村平

2002　〈マラホーから頭目へ——台湾タイヤル族エヘン社の日本植民地経験〉，《日本台湾学会第四回学術大会報告者論文集》：133－148（同大会での発表論文、未出版）。

伊能嘉矩

1918（1989）　《理蕃誌稿》第二編，台北：台灣總督府總查本署（復刻版，東京：青史社）。

佐藤源治

1943　《台灣教育の進展》，台北：台灣出版文化。

高橋哲哉

1999　《戰後責任論》，東京：講談社。

原田倭編

1932（1989）　《理蕃誌稿》第四編，台北：台灣總督府警務局（復刻板，東京：青史社）。

柳本通彥

2000　《台湾先住民・山の女たちの「聖戦」》，東京：現代書館。

森宣雄

2000　〈呼びとめる声〉，《インパクション》120：39－47。

——

2001　《台湾/日本——連鎖するコロニアリズム》東京：インパクト出版

会。

陳光興

2002　〈東アジア和解への険しい道――脱植民地化から脱冷戦化へ、台湾社会の省籍をめぐる情緒構造（上･中･下）〉（丸川訳）《世界》4 月号:260-274、5 月号:259-270、6 月号:273-283（〈爲什麼大和解不可能？　〈多桑〉與〈香蕉天堂〉殖民／冷戰效應下省籍問題的情緒結構〉）。

劉瑞超

2001　〈Yabung・Maray 女士訪談録〉，《宜蘭文獻雑誌》49：128－164，宜蘭：宜蘭縣文化局。

ロサルド、R.

1998　《文化と真実――社会分析の再構築》（椎名訳），東京：日本エディタースクール。（Renato Rosaldo, 1989, *Culture and Truth: The Rethinking of Social Analysis*, Boston: Beacon Press.）